



姻緣系列

新郎就是你

台灣 簡 璵

PDFC

新郎就是你

简 璎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姻缘系列
新郎就是你
(台湾)简 璠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 · 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姻

缘

系

列

耿仇列驾着他那辆三百多万的黑色宾士轿车，漫无目的且穷极无聊的穿梭在台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。

他已有多久没有如此放松自己了？

多年来他的生活中只有责任与永远堆积如山的工作，他也从不让自己的脚步稍稍缓慢下来，深怕自己一旦停了下来后，会发现自己的内心竟是如此的空虚……还有寂寞……

想着，想着，他竟将车子渐渐开离了市区——

耿仇列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好管闲事之人。

可是，当他发现一个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子，坐在路边一旁的椅子，伤心欲绝、痛哭流涕的时候，他不否认他的好奇心真的彻底被激起了。

他总觉得似乎有必要去一探究竟才是。他心底有一小簇莫名其妙的声音在鼓惑着他。

于是，他听从了他的直觉。

他停下车子，来到这位女子所坐的长凳旁边，索性

新郎就是你

开门见山、直截了当地朝对方开口询问。

“对不起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一双出奇明亮清澈、慧黠动人的大眼睛，一点也未因为眼眶盈满着泪而稍减其魅力。

耿仇列发现他的心猛地一震，就像是被一记千斤锤给击中胸口般——

那双翦翦秋瞳望着他的脸好一会儿，然后便又藏到一双纤细、修长的手指后面，更多的泪水决堤而出。

一旦碰到女人的泪水，耿仇列自认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他竟有些不知所措地用手抓过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，担忧地看着她，心里正考虑着是否该说些什么话安慰她。

他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是安慰人的话？毕竟这不是他的专才。令人难堪才是！他自嘲的想。

那双令人难以置信的眼睛，他讶异地察觉，似乎闪过一道既悲伤而又觉得好玩的光芒。

她该不会是陷入歇斯里的状态了吧？他想。

双眼注视着她——一头浓郁又乌黑亮丽的直肩秀发——那也是他截至目前为止唯一看得清楚的部份。

不！他的本能告诉他，对方绝不是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。

新郎就是你

他不知道何以会有这样的把握，但他的确如此深信。

他压抑下自己的好奇心，接着更做出了有生以来第二次，最令他自己感到不可思议的事——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她，第一次当然便是多管闲事地停下车。

“把眼泪擦一擦吧。”他的语气略带着命令式。

对方根本不可能透过泪水和手指头看到他伸至她面前的手帕，不过她还是伸出手来，抓住雪白的手帕，掩覆着她的眼睛。

耿仇列转头看着四周的风景，这条路似乎很少人会行经。他耐心地等候对方的泪水自动干掉掉。

耿仇列也不明白自己从那来的时间跟耐心？他就是发现他无法一走了之——

总共又花了十分钟的时间，吸位的声音才逐渐缓和，然后变成闷哼的吸鼻声，最后一切终于复归沉静。

他听见她用力地拧着鼻子，于是又好奇地转回头来看着对方，却望入了一双他所见过最迷惑、生动晶莹的黑眸。

“我……哦……我有一个毛病。”她带着浓重的鼻音喃喃低语。

“我猜也是如此。”他尽可能礼貌而含蓄地回答。

她却突然挺起胸膛，仿佛他的话得罪了她般，窝做

新郎就是你

地直视着他捉狭的眼睛。

“我常常哭。”她以像是在对一个患有重听的人说话似地，提高她的嗓音大声宣布，“我不仅看悲剧电影时会号啕大哭，就连是看爱情小说时也是，什至还为电视上有漂亮的小孩和小猫的电视广告而哭。下雨天、晴天、花开、花谢、死去的蝴蝶都会让我忍不住想哭。”她总结。

耿仇列却发现自己竟聚精会神的听她把话说完，没有马上掉头离去——任何正常人，在听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后，都会采取的行动。

他蓦然察觉到自己正盯着一张楚楚动人的脸孔，那双灵动活现的黑眼睛是五官中最格外引人注目的焦点。

他仍清楚的注意到那双眼眸底下，搭配着一个小巧而挺直的鼻子，红艳欲滴、弧度优美的薄唇，卷而微翘的长睫毛，还有一个倔强的下巴。

组合成了一张令人着迷、引人无限遐思的脸孔。

而且那张脸颊方才还泪如雨下的模样，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没有红肿的眼眶、通红的鼻尖、没有一丝泪痕……

耿仇列强迫自己把分散的注意力给集合起来。

“这一次你又是为什么而哭呢？”他问。

“噢，别问！你会让我又忍不住想哭！”

新郎就是你

她用洁白的贝齿紧紧咬着下面的嘴唇，强忍住一阵轻微的颤抖，然后，像是终于控制住了啜泣的冲动。

“反正也不是什么多重要的事情，我一向都是如此。”

听她说话的语气，她显然对自己的这种毛病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耿仇列也只是随口一提，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，因此并没有再追问，沈默下一会，他又说：

“我明白了，那么你现在没事了吧？”

“喔，是的。你这样关心一个陌生人，真是个大好人。”

耿仇列发现这是个接受她的感谢，然后离开的机会，可是他却发现他的双脚无法移动。

“我叫耿仇列。”他慎重其事地说。

她严肃地伸出没抓着面纸的手。“我叫桑可怜。”

当耿仇列的手握住她纤细的手指时，他感觉到一股怪异的感觉，他惊讶地低头瞪着他们交叠的手——

那种感觉就像先是遭到一阵电击，接着便是一股暖流从指尖往上传，经过他的手臂、肩膀，然后裹住了他整个身体……

一种奇妙而不可言喻的感觉。

“想不到！”

新郎就是你

她也一样瞪着他们握着的手，然后那双清澈的眼睛移到他脸上，那双眸子中带着的那种赤裸裸的坦诚几乎使他慌忙地缩回手。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！”她莫名其妙地又补上一句。

他匆匆缩回手，感觉到分开时，手掌有着刺痛，那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很明显地从他身上慢慢消失。

“我没料到这么快就遇见你。”她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他困惑地说出这两个字。

可是她充耳不闻地继续说。“这实在不是最适宜的时候，要是再过五年后，我想还——呃！碰到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呢？只是，我对你一无所知！”

她忿忿地指责道，瞪着他瞧，“你很可能是个杀人凶手，或者是累犯，或者是个变态狂？”

“我都不是！”他没好气地说，到现在他还是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她突然变得很开心，“哇！我知道了！你喜欢狗及小孩，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，最喜欢吃法国食物，也爱看电影。你一个人住——目前是这样。”她又补充说：

“你有个非常崇拜你的弟弟，还有你的职业是个刑事律师。”

耿仇列一点也掩饰不住他的惊讶。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他问。

新郎就是你

他心里想着，她大概是在某本杂志中看过他的资料，否则怎么会对他如此了如指掌？

她扬起一边眉毛看着他。“被我说中了？”

“分毫不差！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她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从来没只摸了一下之后，就能知道这么多呢？”

刚才和她握过的手，现在正握紧，又放松，他低头注视它半晌，然后用谨慎小心地目光看着她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应该是问说我是什么人，对吧？”她纠正他，侧头想了一下。

“我就是你未来的妻子！”她正经八百的告诉他。

“你在开玩笑？”

可怜露齿一笑，“别看起来一副像撞见鬼的样子！说不定我们将来会很幸福的。你应该知道你自己也有一点天份，这样事情会更容易些。”

“什么天份？”他问，决定还是走一步算一步，慢慢跟她打哑谜。

“原始的天份。”

耿仇列用手指抓着头发，眼睛盯着她看，他忍不住怀疑这个看起来天真无邪又迷人的女人，是不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。可是他却一直无法让自己站起来，离开

新郎就是你

她远一点。

“我似乎还是不太能明了，我们在说什么。”他终于不得不承认道。

她又笑了起来，“对不起，我想我大概把你给搅糊涂了！是我的错，因为我跟巫师住在一起太久了，有时候会忘记别人对这种事并不熟悉。我们谈论的是“法术”，我是说你好像也有点这种天份。”

他立刻摇着头说：“我从不相信这种事。”

可伶叹口气，“唉！不妙，我可以看见我们未来的路途坎坷崎岖了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的问题就棘手了。”

没加以理会她说的这些话，耿仇列在脑中思索了一番后，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。

“一定是仇郡设计这整个事件的，所以你才会知道这么多关于我的事。”

“我从没见过你弟弟。”

“那么你怎么知道仇都是我弟弟？”他追问。

“就像我知道这么多关于你的事一样。”她又叹口气，自言自语地喃喃说：“好事多磨，只有经过考验的幸福才会倍加甜蜜。”她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
“如果你能看穿我的心思——”他以带着挑战意味的口气说。

新郎就是你

“你还没想到的我都能未卜先知。”她讪讪地打岔道：“你要证据，你希望我马上做件能证明我是女巫的事。好吧！如果你要的是证据，我就给你证据！你现在想一件只有你知道的事，一件我不可能从别人那里打听出来的事。”

她伸出手来，耿仇列连考虑都没考虑就握住她的手。他这么做只是不相信对方所说的是真的罢了。

他又感觉到一股暖流爬上他的肩膀，他集中精神，开始照她吩咐去想。

可怜的表情很平静，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庞。当她开口说话时，她的声音不再急促、清脆，而变成极其认真、沈稳。

“在你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你认识的人，是你父母的朋友。不，不止这样，他还是你的干爹。他做了某件事——不，他们说做了某件事——说他杀死之个男人。你知道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不过你认为连他的律师都相信他有罪，所以你就认为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定罪的。为什么他——”

当耿仇列猛然抽回他的手。她也突然停了下来。

显然她对他突然的退缩丝毫不以为意，望着他带着丝愤怒又惊讶的眼睛，她平静地说：

“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才决定要成为律师

新郎就是你

的。而你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，对不对。”最后三个字不是问句。

耿仇列有些震撼地深深吸一口气。“我的天！”他只能说出这句话。

看了他一会儿后，她开始以轻快的语调说：“我就像一块海绵那样——可以吸收所有接触到的资料。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这对一般通灵的人来说是有点不寻常的、不过如果我不是经由触摸而是要凭空感觉遥远的事物时，就会觉得累。例如，我靠一件衣服，或一个杯子去找某个人时，就可能累死我。我母亲也是个触模型的女巫，我父亲可以预测未来，我遗传了一点他的本事，不过在这方面并不是很行，谢天谢地。”

耿仇列烦躁地在椅上挪动着，企图将他被搅成一团的思绪理出来。只可惜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效果。

“为什么……太好了？”他却又继续问道。

“关于对预卜未来并不是很在行吗？”她轻轻地摇摇头，“能知道未来的事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，你会特别留意到自己的不幸，而不去注意到幸运的事。

还好我父亲无法预知自己和家人的未来，而我只能看到一些片片断断的景象而已。”

新郎就是你

回想她刚才想的那句令他错愕的话，他挑战道：
“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成为夫妻？”

“噢，那不难。”她神情愉快地告诉他：“我摸你的时候，立刻就知道了。我一直晓得会有这么一天，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”

“你几岁了？”他突然问。

“二十五岁，而你是三十二岁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他叹口气，无奈地承认。

心想或许以若无其事的态度来讨论这种“第六感超能力”，会比较容易让人相信它的存在。

他发现自己不相信的感觉消失了——随着她一再地展现这种能力——而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

她露出一抹微笑，“通常这会是第二个反应！”她轻声说，“先是难以置信，然后感到不舒服，接着就是恐惧的产生。”

他看着她好一会儿，从她那双独特的眼睛看不出一点自怜的表情。

他突然闪过一种想法，如果他们之间产生了恐惧的话，那的确是件可惜的事。

想到这儿，他本能地将自己的心思关闭起来——他知道是某种恐惧驱使他这么做的，似乎不想让对方再深入般——而将话题转开。

新郎就是你

“你说结婚的事该不会是当真吧？”

可怜仿佛第一次觉得有点受到挫折，她用那双有着赤裸裸诚意的眼睛注视他，脸上还浮现一抹受伤害的表情。

“你对这个结果感到那么厌恶吗？”她胆怯地问。

望着那张迷人的、受伤害的脸孔，耿仇列的武装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，被解除了。

“不是这样，”他以坚定的口吻说：“可是，我们彼此都还这么陌生……我是说——我可没有办法凭空就知道所有关于你的事情，而且我不希望我的将来都被安排好了。还有，如果你希望我坦白说的话，我可不怎么喜欢娶到一个能看透心思的妻子。”

出乎意料的，她反而不像刚才那样不安了。“那太好了，如果你的问题就只是这些。”她轻松地说：“我还担心你是怕见到我早晨起床时的模样呢？”

他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“这似乎是不可能的，你……有一张很漂亮迷人的脸，桑可怜，我猜想你大概还有很多能引发我兴趣的部份，不过，”他停顿了会，“我也觉得现在的时机不太对，我正在休假，之后还有一大堆案子等着我去办呢！”他站了起来。

本来他打算就此向她告辞，开车扬长而去，结果全不是这么回事。

新郎就是你

可伶也跟着站起来，用一脸期待的表情看着他。

“我不想勉强你，可是你能不能开车送我回家？天色就快黑了，而且——”

“当然。”尽管他心里隐含着缕怀疑，可是耿仇列也未质问她的动机。

当她经过他身边时，他斜眼睨着她，无意中注意到她的身高竟还不到他的肩膀。

由于暮色渐渐围拢而来，四周的东西愈来愈难看清楚，可是他还是注意到她身上穿着白色的慢跑装和慢跑鞋。

他原本只不过是开车来这儿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、看看风景罢了——

而竟让他碰到一个爱哭的女巫！他内心暗暗责骂自己的好管闲事。

当他们来到他车旁时，她看到他那辆‘拙拙’的宾士车时，却开心的笑了起来。

“我就知道，坚固、耐用、讲求实际又一版正经——就跟你一样！”

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的比喻！

他只是为她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，默默地示意她上车。



新郎就是你

在可怜的指引下，宾士车开到一栋三层楼的大屋子前面，停了下来。从屋子外表看来，它有一种好像历经许多年代而令人难以解释的神秘气氛，仇列莫名其妙地感觉被它所吸引，这种感觉是他未曾经验过的，因此他本能地采取质疑的态度。

他下定决心该是告辞的时候了，张开嘴巴，准备说出一些客套的推辞。

可是一点机会也没有！

这时，屋子的侧门突然被打开，出现一个跟可怜的样子完全不同的小女孩。她的头发是短的，像个男孩，衣服乱糟糟的，大约十二岁左右。

她冲到可怜这边，从车窗探头尖叫道，“可怜，阿伦偷了妈咪最好的一件衬衫，爹地说吴叔叔马上就要来了，丘比特把它的小猫藏起来，可希把我最心爱的床单弄丢了，可俐又把自己锁在柜子里，不肯出来，不晓得是谁把王子和公主放开，我想它们在洗衣机下面，丘比特会把它们吃掉，除非我救它们出来。晚餐我们要吃鸡，能不能求求你想办法，否则我要去当尼姑了！”

小女孩一股脑地把一大串的话说完，一转身又溜进屋子里去了。

“喔，天呀！”可怜喃喃说着，打开车门回头看她一脸惊愕的同伴，然后愉快地说：“进来吧！”

新郎就是你